

[序与跋]

《东方情结 (散文卷)》序

□ 黄宏地

东方先前是叫感恩的，叫东方是以后的事情。建立新政府了，最早的治所就在一个叫东方的村庄，因而得以名之。世事沧桑，几经变革，由县而市，虽位处海南岛西部，还是不改初衷，依旧一往深情地叫东方。不管怎么说，东方这个名字是叫得响亮的，且醒人耳目。感恩的老地名倒是渐渐地被人淡忘了。看海南岛的旧志，对说到感恩的话感觉颇深：一是感恩之民朴野而寡争。说的是老百姓就像他们的田野一样朴素善良，很少到处惹事生非，挑起争端的。旧志又说：感恩俗，男妇老壮无赖，则于正月十五夜入山坡糟采他人所植葫芦瓜，以为有生男之兆，采后系数钱于瓜蒂，故瓜主人见之亦无骂焉。半夜三更去地里摘别人的瓜，主人不在，就把钱用绳绑了结在瓜藤上。就像去店里买东西，没有售货员，自己把钱计算好了投到钱柜里，这有些近似现代文明的无人售货商店了。读罢，不由感慨系之：当时，东方的老百姓是生活在一种何等安详和谐的状态里啊。

对于东方，先前接触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印像，最早是关于食的，记得父亲有个年轻时的朋友，从国外回来便在那边落了户，虽说是朋友，也是很长时间才会来往一次，每次他来海口我们的家里，总会带一些叫鹿筋鹿茸之类奇奇怪怪的东来的。那时吃的紧张，我们这些孩子饿的常常闹病，他便会也带一种叫猴子膏的过来，说这些是用猴子熬成的，小孩吃了可以健康身体什么的。直到现在，当在动物园或是海南的深山老林里，见到这些千方记想和我们靠近的可爱的小生灵时，心里不免有些愧疚的感觉。还有就是东方的酸瓜，那是一种好吃极了的东西，特别是配上沙鱼一起炒，那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美味了。东方人请客，这是必有一道菜，也是能被吃得最干净的一道菜。不知为什么，在海口的饭店里，是很少能吃到这种小酸瓜的。

我在东方也有朋友，却也很少来往，因为路远，他们难得上来一次，我也很少下去。在东方，最早交往的应该算是老秦吧，那是八十年代初，去东方采访，听说有一个能人，搞机耕的，一个人租了几辆拖拉机，有偿的为农民开荒种地。东方属感恩平原，土地平整而开阔，很适合用机器来劳作，所以他的客户很多。一早起见他，他已经站在马路，戴着一顶草帽，一身的短衣短裤，正指天划地的给大伙派工。脚上踩着一双汽车轮胎做的鞋，这种鞋早年穿的人很多，能吃苦耐劳，经年不坏。老秦人长得白净，东方的太阳这么大也不能把他晒黑。在海南我很少见到这么白净的男人。听说他当过老师，我觉得他的形象真像个教师。他还在东方做事，一路上也有些坎坷，还是能和社会一起发展，现在他的事业已经做得很不拘一格和很开阔了，我们偶尔聚在一起，说起这些陈年的事，都有恍若隔世的感叹。还有就是写文章的老赵，这些年来，他一直不断地给我们副刊一些三长两短的散文，他的文字热情、朴实，也亲切，且笔墨都没有离开他脚下的这块土地。他抽烟很勤，见面时他总是在不断地抽烟。他写文章的时候也应该不断地抽烟的，每次收到他的稿件，字里行间，总能嗅到一股淡淡的烟火味，我觉得那是一种人间的烟火。老赵现在是在东方的文联主席，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在和他们的一交一往中认识东方的。

东方要出个文学丛书，散文、小说、诗歌卷，文联主席的老赵一定要让我给他们的散文卷说些什么，我能说些什么呢，这个集子里的很多作者，有很多人是认识的，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衣着，我都能大概说得出一二来。他们所写的其中很多篇什，有些曾发表在报纸的副刊上，我也是看过的。读他们的文字，就像听他们在对着我说话，说人，说事，说时代的变迁，说社会的进步，说亲三六戚，叔嫂姑婆，还有喝酒喝茶，唱歌，还有我喜欢吃的酸瓜——那都是他们生活的记录和喜怒和哀乐，无一例外都写得细节饱满，人情流动，各有各的风貌。当代的文学家里有许多人也常将这些生活的琐事写得很精彩的。肯写这些，写好这些，靠的是好性情和好的文笔。这个好文笔很重要，这实在是写好文章的基本能力。就像男子跑百米总要近十秒才有资格进入决赛，十一秒免谈。

在地理位置上，东方在海南的西部，正像现任东方市委书记宋泽江说的：“这是一方古老而神奇的天地，这是一湾蔚蓝而深邃的海洋，这是一片正在开发的热土，这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海南西岸明珠，热土东方。”这也是一片文化底蕴很厚重的地方，有关于龙的文化，马伏波的文化，哥隆文化，黎族文化，还有近代现代当代的更加多元的文化。八所有的称谓，传说和当年伏波将军的驻防有关。还有黎族的船形屋，在东方的江边，还保留着最为完整的黎族的船形屋。文化传统这么源远流长，这么厚实丰满，东方实在应该成为文学丰收的产地。一个地方，除了环境的祥和、经济的发展，还应该有这样的繁荣，这厚厚的一册东方的散文卷，便是文化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收获。当然，这只是一次丰硕的收获，生活在这块热土上，只要肯做事和努力去做事，不管是物质的文明还是精神的文明，要收获的还多着呢。

[旅游岛]

沿着海口万绿园临近海边的柏油路向西走，一条蜿蜒曲折的带状公园自然会闯入你的眼帘。

要是在几年前，你怎么也不会想象得到这里的一切。这里曾经是沙丘连片、野草杂生的滩涂之地，而现在却是相继建成的一座座园林式的景色小区，楼房梯次攀比，假若你有一段时日不曾到这里休闲或漫步，你曾经的记忆一定会迟滞你全新的感觉，让你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看，花园里的花很阳光地微笑着，设计新颖的楼宇独立的品格在默默地张扬着，栖息在海口湾怀抱中的各种鸟儿在自由地飞翔着，路边的野草静静地散发着醉人的芳香，就连那些不知名的各色树种在这里一样顽强地生长着。椰城人那开放宽容的胸怀和向往自然、追求时尚的心态影响着这里的一切，不管你是品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还是一砖一瓦或是点点滴滴，你心中情感的波澜定会不停地起伏与驿动，感动的情愫时时会萦绕着你、熏染着你、包围着你。每当感受这里的一切，时常会想起二十年前的海口湾，成片的海滩涂地或高低起伏的沙丘，如今却变成了人人向往海口休闲新景区，有多少人的心智在这里聚

会、有多少人的情感在这里倾洒、又有多少人的青春乐曲在这里奏响。

站在中石化旋转餐厅的楼顶上，向西北眺望，树木与花草掩映的万绿园恰似一个绿色的地毯镶在海口湾那温馨宽阔的怀抱中，条条小路曲环相接，座座观景桥在不同的地方呈现，海口湾因海水环绕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给人以完美的感觉。

向右看，世纪大桥宛如一道炫丽的彩虹横跨在岛与岛之间，桥板上那根根倾斜受力的拉杆展示着其优美的线条与妖娆，不时有人港的轮船从桥下轻松自由地来往与穿梭，使人们仿佛置身于融阳光、海水、沙滩、桥梁等多种元素构成的一幅城市风景画中。

再往远处延伸你的视线，美丽沙会向你热情的招手，淡蓝色的楼群与远处海天一色的澄蓝相契合，楼群的四周由洁白的沙滩相链接，海水温情地将其环绕，一条不大不小的人海通道上建有特色鲜明的古式拱桥，具有浓郁椰岛风情的大王棕榈迎风而立，在海风的吹拂下晃动着它们的身躯，摇摆着它们秀美的舞姿。

置身于此，人们犹如走进用心架设

的自然天字仙境之中，其时，各种美好的遐想会我们从心底喷涌而出，在这里交融会合，许多新的理念也会随之而实现……

相邻而建的游艇码头，已隐约显露出其尊贵的面容，每当夜晚来临，来此休闲的人们体验着这里高雅的情调和自由的心境。在这里你的心情可以尽情地畅想、无拘无束地飞翔，那辽阔的海洋是我们延伸梦想的地方，那广袤的天宇是我们放逐青春的天堂，这里有无穷的秘密需要我们去探索与发现，这里有无尽的宝藏需要我们去挖掘与分享。

再向左看，海口会展中心第一个进入你的视线，它承接着海口大大小小的各种展览会、博览会和洽谈会，将海口多视角、全方位的信息与多行业、多部门进行了有效的对接，既缩短了各地与海南的距离，又将海南美好的特区形象较快地传播到了世界不同的地域。海南在唱响时代的强音，海口湾在真诚地展现着其多姿的风采。

视线再往前移，我们欣赏的眼光会将海口湾内独具特色的景观锁定。美丽道画苑一定会将你审美的情趣调动，一个个艺术沙龙在这里上演，一场场艺术展览在这里举办，这块艺术的百花园，成就了一个

个青春的梦想，造就了一个个多彩的艺术形象，既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又为我们紧张的城市节奏放缓了脚步，提升了质量。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思想在此聚会碰撞，这里有新的情致，这里有多元的文化，它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海口，它让我们再一次诠释新兴的海口……

若是在晚上，沿着海口湾岸边的人行路漫步，你会被这里多彩的灯光所迷惑，整个海口湾似是由大大小小的灯光所链接，人们在海边这块如影如幻的醉人世界里徜徉，海风亲吻你的脸颊，亲情滋润你的心田，离不远还有不少垂钓者晃动着装有绿色灯光的钓杆在闪烁，其情让人品其味，其景让人赏其韵。哪怕是不时撞击岸墙的浪花也能让人生出很多感慨与遐想，可以说来这里散心的人们，不管你是男的，还是老的少的，大家各取所需，关注点不同，欣赏的角度不一，但都会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那份休闲与自得。

海口湾难舍对你的依恋，我会经常与你见面，欣赏你秀美的身姿和不老的容颜，愿你在海口新一轮开发开放的热潮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去追逐清新美好的明天，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和企盼……

[诗 页]

内心的草地（外二首）

□ 翟见前

把我的内心展开
我内心的草地望不到尽头
一条小河从中流过
河水清澈，洗涤我灵魂的污垢
河岸边的青草
茂盛，翠绿
在清风的吹拂下
如波浪起伏
传递着一缕缕的青草香

我的内心安静、辽阔
也很简单
那些草地上盛开的各色花朵
像点亮的灯盏
让我的内心明亮，没有阴影
这是春天到来的时刻
我要让那些善良的羊群
跟着春天
走遍了我内心的草地

夕光里，晚风护送着牛羊归栏

夕光里，晚风护送着
牛羊归栏
它们轻快踏实的步子
被夕光镀亮，晚风轻弹

我站在绿草茵茵的高坡上
目睹了这一切
差点大声叫喊——

那些在人间的草地上

疲于奔命的厌倦、失意、怨恨
还有贪婪、欲望……
请你们一跟在牛羊的后面
在夕光的沐浴下
在晚风的节拍里
平静地归栏

夜色里，只有牛反刍青草的声音
常常让我在梦中突出声来

面对我灾难中的亲人

面对我灾难中的亲人
我祈求神
让我变成两样事物

是我愿为一台粉碎机
把亲人的灾难
全都放进来
我要把它们粉碎成
一粒细小的沙子

二是我愿为一只巨大的蚌贝
把亲人的灾难的沙子
放入我的心中
我要吐尽心血
也要把这粒沙子
孕育成一颗巨大的珍珠

我要把这颗晶莹的珍珠
献给我的亲人

迈号进行临战训练,夜里,我和班长穿越一片开阔的椰林,在椰林里结识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妈,她曾是一名红军战士,丈夫是红军独立师的通讯员,他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守口如瓶,视死如归,海南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如今这位大妈将自己唯一儿子送到部队去了,自己守着空房,呵护着那块他的男人用生命换来的革命烈属的牌子。黑夜里,大妈亲自当向导,带领我和班长在大海边找到一棵独立的弯椰——我们寻找的目标。我从弯椰上取下了“情报”。多年以后,我渐渐感悟到那棵弯椰不正是大妈的化身吗?是的,这是一株被狂风击倒的不朽之树,它并没有因为倒伏而死亡,它的根系一半裸露在沙滩上,一半深深扎根于大地,它迎着阳光引身向上,又顽强地支撑起生命的全部。于物于情,我在“椰风”发表了《椰林深处》,以人性化的椰树从林向大妈和像大妈一样的人表达敬意。

“椰风”伴随着海南人的火热生活摸爬滚打,好一块笔耕者的家园。正如同海南人民得益于海南岛的美好一样,“椰风”给予我的福祉是一种挡不住的感觉……

椰风情愫

□ 王阶

不知不觉,海南日报副刊“椰风”版成了我多年以来必读的栏目。“椰风”或散文或诗歌或书法字画,如四季的田园风光,写照着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文化,有许多价值连城的作品供人们欣赏与思考。著名作家曾卓的《悬崖上的树》是我十分欣赏的一首诗,诗中写道:不知道是什么异样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倔强/它弯曲的身躯/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要展翅飞翔……

这首诗的作者将生命浓缩成一棵树,用生花妙笔和独特的比喻告诉人们:生命像一棵树,注定要承受风雨,阳光总在风雨后,关键是人们能否有足够的毅力和胆量迎接挑战。正是这首诗给我生活的启示,让我从心中萌动着写作的意向。九十年代初,我的生活圈在海南农垦,我思考着以广袤的胶林为背景,以胶林的绿叶、胶果、胶灯为题材,写下了《胶林三题》。其中,我对胶林女工头上的胶灯是这样描述的:

夜数星里,
一颗、两颗……
啊,谁能数得清?

莫不是南海的涛声抖落这满天星
点缀起一座不夜城……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将稿件投入邮筒时,心中充满期待。我的《胶林

三题》竟然在“椰风”发表了。这是我用铅字放飞的第一只鸽子,从此,这鸽子带着我的写作欲望振翅高飞。

“椰风”是一块调色板,它孕育着我的读书和写作。记得2000年“五·一”前夕,我第一次收到“椰风”编辑部的约稿,邀我写一篇反映解放海南岛50周年的纪念文章。当时正值“椰风”向社会征集《椰树颂》文稿,让我联想到椰树的魅力。哦,椰树——海南的“迎客松”,你英姿飒爽地生长在海南的每一方土地,每一座村落,你顽强、坚韧,你栉风沐雨的品质,让我想起海南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精神力量。我从记忆的日常中掀开人生当今社会上一次平凡的相遇: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随部队到文昌

[小说之页]

自己像是进了别人的家。

陈辉不晚婚却晚育。妻子是他大学时同学,在校恋爱,毕业两年后结婚,日子乐融融过得像开了花。没想到,到三十岁时有了孩子,妻子就只想着孩子和娘家人,已经不考虑他的感受了。如大舅子要做生意,妻子不征求他意见,就把节俭攒下的钱说是借了他,可大舅子将生意搞砸了,还钱的事只字不提,然而让陈辉最闹心的是,这些年间,他和妻子每月只亲热一次,而且有许多次,妻子的手机响了或来了信息,她便扭身去接电话或回信息,全然不理睬他在身上忙活。这时候,陈辉一下子泄去激情,总是产生一种刻薄的恼恨。

这些年间,陈辉同妻子吵过,像天下所有的夫妻那样为了糠口生计的柴米油盐奔

波,因为事业前程的竞争挤兑吵过,甚至把单位里的不称心不如意带回家吵过,甚至不知多少次在争吵中恶狠狠地说过离婚的话,但一直都没有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二:其一,孩子还小,正在长身体的年岁,一旦离异,孩子幼小的心灵就会蒙上无法洗刷的阴影,忍忍吧,双方似乎都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内;其二,这些年,他在单位勤勉上进,被确定为后备干部,都在梯队培养系列,其实眼前,陈辉已混迹成为单位里一个重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让让吧,婚姻不一定当饭吃,但前程仕途在当今社会上可算是改变人生的途径之一。于是,陈辉也就糊里糊涂过下来,他曾想过,假如有来生,他一定不会再在伴随她过一辈子。有一次吵离婚,妻子也说过,如果重新选择,她一定会找到一个比他优秀

□ 符浩勇

且善待她的男人。

然而,陈辉压根没有想到的是,会有一天去参加电视台现场采访活动,他同妻子被问到“来生还爱吗”的问题,同时也搅乱了他们的生活节奏……

陈辉见到上学的小孩回家,他张开臂膀想拥抱,小孩却跑开了,还嚷道:“我妈妈哪里不好?你想换一种生活;你换了另一种生活,我该怎么办?”他竟无言以对。

陈辉无意间听到小孩安慰暗地落泪的妻子:“妈妈,我会长大的,下辈子有我呢。”妻子竟然破涕苦笑,而在他眼里却像哭一样。

陈辉抬头出门,低眉进屋,逢上左邻右舍,总有人拿他取乐:“没想到,看不出,他还很有想法,怎么着,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

[乡村纪事]

我们的村庄

□ 陆登光

村人,又叫哥隆人,约有十万之众,分别居住在昌化江下游两岸的二十几个村庄里,都说着同一种话,那叫村话;都唱着同一首歌,那叫村歌。自然,他们也就自称村人了。

问问这些村人,他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有的说是从河南来的,有的说是从福建来的,有的说是从江西来的,都说这都是族谱上写着的呢,再问问是因何而来的,他们就说不清楚了,真地就不知道,究竟是当兵来的,还是遭贬来的,或是逃难来的,避祸来的,滴滴叽叽呱呱,哥隆来哥隆去的。这都是些什么话呵?你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据说,远在北京的语言学家欧阳觉亚先生,专门对此种语言作过多年的研究,最初认定为村话,后来又改叫村语,但不管是村话还是村语,你就是听不懂。不过不懂不要紧,他们可以对你说半生不熟的海南话,也可以对你说带有村话口音的普通话,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这是一群十分好客的人,说话间就把你请进了他们居住村子里,这村子也与别处不同,都是一律低矮的砖瓦房,人字形的屋顶,一间挨着一间,全村连成一片,似是精心设计,又像是随意造来。家家炊烟相连,鸡声狗声和人的说笑声相闻,你从中便可窥见他们邻里之间的那种团结和亲和,感受到一股浓浓的人情味。而当你走进他们的家里,一盘白切的猪肉仔,一碗清甜的红薯酒,便是他们向你捧出的一颗好客的心,你尽可以慢慢地品赏,久久地回味。一根长长的水烟筒,是每家都必备的,叫你深深地吸上一口,整个身子就像腾云驾雾般地进入人物两忘的境界。

比起那些猪肉仔,比起那些红薯酒,最让你难忘的是那些姑娘的腰身。也许是昌化江水太纯净太清甜了吧,她孕育出来的女儿竟是这般地妩媚动人。你从这些姑娘的身上,看不到一个水桶似的腰身,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苗条的身影。这苗条的身影不是山中的凤尾竹能比的,也不是亭亭的槟榔树能比的,更不是袅袅的柳枝能比的,她们走路的姿势,挑水的姿势,插秧的姿势,栽薯的姿势,都能让你感受到那腰身的柔美迷人,即便是生了孩子的女子,那腰身也是那么的楚楚动人,让你看上一眼,就觉得天更蓝了,地更宽了,树更绿了,花更红了,日子更甜蜜了,生活更有滋味了。

比起那些女子,村里的男人更能吃苦耐劳,多难的活儿也难不住他们,多苦的活儿也累不倒他们。养鱼、养羊、养鸡、养鸭,样样活儿都是一把好手。农活,木活,泥瓦活,件件手艺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会修摩托,能开汽车,善做生意,一切的一切,都能证明他们的聪明才智,都能证明他们的勤劳精神。

村人的孩子爱读书,会读书,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样勤奋,刻苦,都学有所成。作父母的,宁肯自己住得破一点,穿得烂一点,吃得差一点,也要勒紧裤腰供孩子上学。在村里,你看不到一个失学的孩子,你看到的是一间间明亮的课堂,你听到的是一阵阵朗朗的读书声。哪个村子都出大学生,十个,二十个,上百个,有上清华的,上北大的,更有留洋的博士。在中央机关,在省市县级以上政府机构,都有村人的孩子当的官。还有大学的讲师、教授,有作家、学者,有工程师,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如果从历史上看,还有海南第一位进士符确,还有许许多多著名的革命英烈。仅有十万人口的村人,出了这么多人材,真是奇迹。

当然,走进村人居住的村庄,你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有那些村歌,在村里村外,在田间地头,你都能看到那些歌者,你都能听到那些歌声。“不唱村歌心不甜哎,不唱村歌身不爽。”喝酒时是要唱歌的,那叫“祝酒歌”。盖房时是要唱歌的,那叫“升梁歌”。交情时是要唱歌的,那叫“交情歌”。出嫁时是要唱歌的,那叫“出嫁歌”。出葬时也是要唱歌的,那叫“哭葬歌”。怀胎时也是有歌,那叫“十月怀胎歌”。春夏秋冬都有歌,那叫“四季歌”。凡事都有歌,生活就是一首酸甜苦辣的歌。人人都会唱歌,无论男女老少,仿佛这首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生下来就会唱的。

当你走遍了这些村人居住的村子,当你了解了村人的种种状况,你对村人的那种神秘感也就渐渐地消失了。是的,他们也和岛上许许多多外来的移民一样,千百年前,凭借着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深深地扎根在这片热土上,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千百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凭借着那双勤劳智慧的手,创造着美好的生活。看看那绿树环绕的村庄,看看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楼房,看看那一条条整齐洁净的村道,看看他们身上崭新的穿着和幸福的笑脸,你除了感受到时代的变迁给他们带来的新风貌,还能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勤劳勇敢朴实善良的精神和品质,你不能不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精神和品质所感动。

当你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些村子的时候,你惟一的心愿,就是祝愿他们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幸福了。

的,想得疯呀,这些事还拿到电视上张扬。你看,人家阿毛背地里张狂撒野,回家对老婆服服贴贴不也像只病猫……”他没料到,左邻右舍会这样看他,他无法回避,抑郁在心里。

陈辉后来还听到辗转而来的妻子姐妹们的教唆:“你也太惯着他了,七老八痴,别让他不知东西南北,他想跟别人,你告诉他,门都没有!”

妻子提出分睡的那个夜里,陈辉终于说了:“你别怪我,你不好受,我也不好受。其实,我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些……”那些想法,我那一会儿的意思是,是想让你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没等他说完,妻子抢白他:“你说还会有来生吗?我们来生还会有爱吗?只有你心里明白,你自欺欺人吧!”

陈辉最终没有离婚,谁也不知道他们曾经每月约定的时光是怎么过的,反正日子又在稀里糊涂中过了十年。陈辉收到电视台寄来的一份调查,调查中写道:

……十年前,“来生还爱吗”现场采访中,一百对夫妻中有八十对选择“来生愿意做夫妻”的只有二十对离婚,而二十对回答“来生不再做夫妻”的没有一对离婚。